

语用学

与《红楼梦》赏析

蓝纯 著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学术著作系列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用学

与《红楼梦》赏析

蓝纯 著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207.411/73

2007

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学术著作系列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学与《红楼梦》赏析 =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 蓝纯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600-6853-4

I. 语… II. 蓝… III. 红楼梦—语用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5310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孙 丹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6853-4

定 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进入语用思维	4
第二章 指示语 (Deixis)	42
第三章 会话合作与会话隐涵	77
第四章 语言中的礼貌现象	122
第五章 言语行为	164
第六章 预设和预设引发项	195
第七章 会话分析	231
第八章 拓宽语用思维	274
结 语	297

引 言

让我们从本书的名字说起。《语用学与〈红楼梦〉赏析》透露了本书的定位和一大特点。笔者拟想的读者对象是语言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其他专业对语言学、语用学以及文学感兴趣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本书对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各语言学分支学科（如语义学、句法学等）的知识要求得很少，笔者力求用直白、活泼的语言介绍语用学的重要概念和研究热点，并从这些概念和热点话题出发，对《红楼梦》中的精彩片段进行赏析，让读者在相对轻松的阅读中步入语用学的殿堂，品味语用学的乐趣，浅尝从语用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尤其是文学语言现象的奇妙。

语用学的专著很多，中文版的有何自然（1988）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1989）的《语用学概要》，钱冠联（1997）的《汉语文化语用学》，熊学亮（1999）的《认知语用学概论》，索振羽（2000）的《语用学教程》；英文版的有 Leech（1983）*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evinson（1983）*Pragmatics*，Blakemore（1992）*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Grundy（1995）*Doing Pragmatics*，Mey（1994）*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Yule（1996）*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Understanding Pragmatics*，Peccei（2000）*Pragmatics* 等。这些著作各有侧重，各有所长。以难易程度论，英文版的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 Leech（1983）、Levinson（1983）、Mey（1994）和 Verschueren（1999），

这一类作品尽管视野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对读者的要求都比较高，都是写给有相当语言学、哲学和逻辑学基础的研究者看的，对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第二类包括 Blakemore (1992)、Grundy (1995)、Yule (1996) 和 Peccei (2000)，这一类作品着意向语言学研究的门外汉介绍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为读者日后更深入地了解语用学打下基础。

本书在难易程度的把握上更接近后者。第一章带读者进入语用思维；第二章到第七章分别阐述一个语用话题，包括指示语、会话合作与会话隐涵、语言中的礼貌现象、言语行为、预设和预设引发项、会话分析；第八章以拓宽语用思维作结，并照应第一章。

本书与同类型的中文版语用学著作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语料的来源。书中的英文语料主要来自国外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汉语语料分为两类：一类是笔者过去几年从日常生活中搜集的对话，另一类是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节选的片段。除了在每一章的正文部分对《红楼梦》的几个片段进行详细分析外，每章的最后一节“牛刀小试”还提供了值得反复咀嚼和推敲的节选文字，留待读者小试锋芒。

之所以选择《红楼梦》，主要有两个考虑：其一，语用学研究关注语言使用的语境。狭义的语境包括说话人、听话人、旁听者、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广义的语境则包括话语参与者背后的文化传统、社会价值、道德观念等。《红楼梦》中大量活灵活现的人物对话都为狭义和广义的语用分析提供了沃土。其二，文学和语言学虽然都属于社会科学，但是我们习惯于将二者割裂开来。很多高校研究生的课程设置都是文学为文学专业的学生开，

语言学为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开，不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其实文学和语言学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本书从语用视角对《红楼梦》进行分析，就是希望在这方面作一番尝试。

笔者从 1999 年起在北外开设语用学课程，而对《红楼梦》的兴趣则开始得更早。从初中时的第一次接触到现在，可以说，《红楼梦》里的人物伴我一路成长。能完成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圆一个梦。

第一章 进入语用思维

1. 语用学是讲什么的？

让我们先放下架子，从一个很随意的角度开始。假设你在某次聚会上邂逅一位语用学家，你端着一杯酒跟他聊天，问他“语用学是干什么的”，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语用学就是关于语言的使用的学问，说得具体点儿，就是关于你我这样的语言使用者和受惠者是怎么使用语言的。”这么一解释，你可能会有一点懵懵懂懂的感觉了。那就趁热打铁，看一个例子 (Mey, 1994)：

例 1：芝加哥的一份文化周刊《读者》(Reader) 1992 年 8 月 21 号刊有这样一则广告：

I brought some sushi home and cooked it; it wasn't bad.

(我买了点儿寿司回家，煮熟了味道还不错。)

大家是否品出了这句广告词的妙处？给一个提示，这则广告是关于一家名叫 Sweet Alice 的酒吧的。你是不是会心一笑——原来如此。缺乏创意的广告总给人一种拽着你的胳膊、把东西强往你怀里塞的感觉，而这则广告不是。它妙就妙在对日本料理有些常识的读者都知道寿司是生着吃的，一旦煮熟，无法想象。但是广告里的“我”不仅将寿司煮熟了，而且还满意地宣称“味道还不错”——一副醉意醺然的样子尽在眼前——也难怪，因为此君

刚自 Sweet Alice 归。广告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在一笑间解除了读者心里的戒备，让他们能以一种放松的状态接受广告推介的信息。

也许你会问：这跟语用学研究有关吗？是的，刚才我们对广告的分析就是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解读广告设计者和广告读者之间的一次语言交流。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不熟悉日本料理，因而无法理解这则广告的巧妙的话，也没有关系——你至少明白了语言的使用深深植根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文化背景能够促成信息的理解，相异的文化背景则容易导致交流的中断——这也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再来看一个《红楼梦》里的例子：

例 2：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里，黛玉初到贾府，外祖母、二位舅母和三位姑娘都见过之后，王熙凤登场了。只见她：

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曹雪芹，1988，42）^①

这段文字里最让红学家们争论不休的是这句“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有人说这是王熙凤在提醒林黛玉她的客居身份，兼立自己的威风——果

① 本书所用《红楼梦》引文全部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然如此吗？王熙凤真的精明到每一句话都语带双关、暗藏深意吗？这并不是我们此处一定要回答的，但是红学家们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这样揣度王熙凤的弦外之音、话外之意时，实际上已经在作语用学的话语分析了。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给语用学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语用学就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科学。换句话说，语用学研究的不是传统语言学家所关注的所谓纯语言，而是活生生的、被大众为着各自的目的、带着各自的禀赋和局限所使用的语言。（Mey, 1994）

2. 为什么需要语用学？

在语言学的大家庭里为什么需要语用学？传统语言学研究发展至今，有语音学来研究语音，音位学来负责语音体系，词法学来照顾词汇构成，句法学来分析句子结构，语义学来关注词和句子的意义——这些难道还不够全面吗？语用学究竟能提供什么传统语言学研究所不能提供的独特发现和新鲜视角？语用学的方法、手段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脑是怎样运作的、人类是怎样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并彼此操控的？

回答是：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关于人类语言行为的更完整、更深入、更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就需要作语用学研究。有时从语用学角度作出的解释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请再看两个例子：

例 3：

—I just met the old Irishman and his son, coming out
of the toilet.

—I wouldn't have thought there was room for the two of them.

—No silly, I mean I was coming out of the toilet. They were waiting.

(David Lodge: *Paradise News*, 1992, 65, quoted in Mey, 1994.)

这则英语笑话的幽默之处在哪儿？就在于第一句话 I just met the old Irishman and his son, coming out of the toilet 的歧义：说话人的意思是 When I came out of the toilet, I met the old Irishman and his son, 但听话人理解成 I just met the old Irishman and his son. They came out of the same toilet together, 所以才有下面那句惊讶——I wouldn't have thought there was room for the two of them。

在日常语言交流中遇到这种有歧义的句子，人们是怎么从几种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贴近说话者真实意图的那一种的呢？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学、音位学、词法学、句法学以至语义学研究都帮不上太大的忙，因为我们需要将话语发生时的实际语境考虑进去（包括说话人、听话人、场景、上下文等），而这已超出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纯粹的语言现象的范围。

例 4：在《红楼梦》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中，宝玉去探宝钗的病，二人正在说“冷香丸”，这时：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曹雪芹，1988，126）

黛玉这一句经典的“暖哟，我来的不巧了！”是对谁说的？又该作何理解？恐怕当时在场的每一位都会有自己的版本：宝玉应该是稍感有愧，因为当时他正被薛宝钗的冷香迷惑，二人共处室中，确有暧昧之处，所以他的反应是“忙起身笑让坐”；宝钗向来精明，立刻就品出黛玉话里的酸意和些许的刻薄，“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除此二人之外，薛姨妈，与黛玉同来的婆娘、丫环，薛宝钗身边的婆娘、丫环也都应该听到了黛玉的这句“暖哟”，她们的理解自会各有不同。

问题是短短八个字的话语为何会有这许多不同的理解？是源于发音吐字的巧妙还是用词的讲究？是句法的选择还是句义本身的含糊？真要解答这一疑难，还是得把黛玉的这八个字放回到当时的实际语境中，从说话人、听话人各自的角度出发作一番语用学的解剖。

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特别强调，那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语境”(context)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概念，而是处在不断的动态发展中的，随着交谈各方（甚至所有在场而没有吱声的旁观者）的你来我往，内容不断增添、修改的。传统语言学所擅长的是作静物似的分析，就像一部照相机撷取语言长河中的一个镜头，将它凝固在相纸上，然后从构图、角度、光影等各个侧面条分缕析。这样的研究固然可以极尽精确之能事，但却无法涵盖人们语言交流的生动、丰富、变化和全貌。

也有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说语用学是语言学世界里的一个大垃圾桶，凡是语音学、音位学、词法学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先存到这个垃圾桶里，留待日后再作处理。这样一来，其他各分支学科的许多学者们日子是好过了，但是语用学家将面对的纷繁

芜杂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稍作想象。

3. 语用学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方面

Yule (1996, 3~8) 将语用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话题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1) 语用学研究说话人的意思。

语用学关注的是由说者 / 作者传达出来、被听者 / 读者所理解的意思。换言之, 语用学强调的是说者 / 作者通过自己的话语想要表达什么, 而不是那些字词句本身携带什么意义。

(2) 语用学研究语境中的意思。

语用学研究势必牵扯到在一个特定的语境里说者 / 作者所表达的意思, 以及语境如何影响说者 / 作者的表达和听者 / 读者的理解。语用学家会考虑说话人如何根据具体的谈话对象、场合、时间、情景而组织、调整自己的话语, 也会考虑听话人如何根据这一切来破译说话人的信息。

(3) 语用学研究为什么传达出来的内容总比实际表述的话语多。

语用学研究在强调说话人的作用的同时, 并不忽视听话人的主观能动性。语用学家也探究听话人如何理解说话人的话语, 并尽量让自己的理解贴近说话人的原意。如果我们对日常的语言交流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在说话人的原意和听话人的理解之间经常存在偏差, 有时很小, 有时很大, 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很多情况下, 话语字面所不具备的意义都被听话人“听”了出来, 附会到说话人的表达中。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说语用学关注那些从字面上看不见的意思。

(4) 语用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相对距离的表达。

既然语用学关注那些从字面上看不见的意思，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便是：说话人如何决定什么意思需要直接说出来，什么意思可以留待听话人去意会？在说与不说之间，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距离，包括空间距离、社会地位的差异、文化观念的异同、情感上的亲密或疏远、生活环境的相似或反差等。距离越近，就意味着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拥有的经历越多，在进行语言交流时，说话人就会越有信心认定听话人能够根据他们共有的经历对话语作出正确的理解，而无须一点一点言必详尽；反之，距离越远，就意味着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拥有的经历越少，说话人就不会那么有信心把很多重要的信息略去不讲，任凭听话人在那里碰运气。简言之，说话人对自己和听话人之间距离远近的判断决定了他认为哪些话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哪些话可以略去。

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日常语言交往，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爱人之间、密友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很多话都无须整日挂在嘴边，我们可以长久地共处一室，相顾默然而不觉尴尬；但是酒会上的泛泛之交若是端着酒杯同坐一个角落里，那是无论如何也要挖空心思将谈话进行下去的，因为此时的沉默会令人觉得芒刺在背。

再以《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小细节为例。自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之后，他们二人之间试探渐少，争吵渐少，进入了一个心意了然的新阶段。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有这样一段文字：

例 5：潇湘馆里黛玉与宝钗、宝琴、岫烟叙家常，宝玉来了，加入这一幅“冬闺集艳图”，“大家说了一回方散”：

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自己落后。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黛玉还有话说，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说罢。”一面下了阶矶……（曹雪芹，1988，729）

在这段文字中，引人注意的是黛玉的千言万语只化作三个字“你去罢”，而宝玉的满腹情思也只化作一句“明日再说罢”。在经历了大观园里从第三十二回到第五十二回的许多暗流潜涛之后，他们之间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无须言明的默契。

4. 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用学的范畴，我们不妨将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并置，看看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句法学研究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语言形式如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排列组合，哪些排列组合可以被接受为合乎语法的句子，哪些排列组合不可以被接受。一般说来，句法学研究不考虑句子的所指，也不考虑组合出那些句子的语言使用者。比如语言学界著名的“Colou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的例子，单从句法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合乎英语语法的好句子，其结构是典型的 SVO；尽管我们不太能明了说话人说出这句话的意思，但那并不是句法学家所关心的。再比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

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例 6：贾宝玉在冯紫英家与薛蟠、蒋玉菡、妓女云儿等行酒令，约定“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曹雪芹，1988，394）。贾宝玉说的是：

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曹雪芹，1988，394）

薛蟠的头两句是：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曹雪芹，1988，396）

宝玉的酒令众人听了都道“说得有理”，薛蟠的第一句让众人大笑，第二句得到的评语是“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先还可恕”。其实，在句法学家的眼里，贾宝玉的雅得紧的韵文跟薛蟠粗俗的信口瞎诌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就是有，那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语义学研究语言形式和外部世界里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通俗一点说就是词语是怎么跟它们所指的物体挂上钩的。比如汉语里有一个名词“苹果”，英语里有一个名词 apple，它们都指称外部世界里的同一种水果，并通过这种指称获得意义。语义学也关注语言表达是否准确地再现了外部世界的客观状态（state of affair），比如“日出日落，寒暑更迭”在语义学家的眼里准确地描述了外部世界每一天、每一年时间的变化，如果要给这个句子一个真假值的话，它可以说为“真”；但是贾宝玉那句著名的“女儿是水

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曹雪芹，1988，28）则并没有科学地、精确地描述男女在生理构造上的差异，深究起来只能说为“假”。不过，语义学与句法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理睬语言使用者可能的主观能动性，不问是谁用的词，是谁造的句。“日出日落，寒暑更迭”无论出自谁的口都为真，而“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无论出自谁的口都为假。

与句法学和语义学不同，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回到例6，贾宝玉的“悲、愁、喜、乐”酒令和薛蟠的“乌龟、马猴”酒令必须联系两位人物来分析，贾宝玉的四句诗（尤其紧接着唱的“红豆词”）反映的是他对女性的关注、欣赏和同情，也很吻合他贵族公子的身份。薛蟠的酒令只有他这个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呆霸王才能憋出来，尽管文理不通，倒是极贴近他又呆又悍的作风。如果曹雪芹将这二人的酒令倒过来，那《红楼梦》就不会成为对数百个人物的刻画都不爽不错的巨著了。再比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语用学家对这句话不会停留在作一番句法分析，再从语义角度判断它与客观世界不相吻合因而为“假”的层面，而是会更进一步地探究主人公贾宝玉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对什么样的人说这句话的，从这句话中关于贾宝玉的性格、生活环境、人生态度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等等。其实《红楼梦》中这句话我们不是亲耳听贾宝玉说的，而是扬州城外冷子兴向贾雨村演说的（见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28页），在语用学家的眼里这更增添了分析的兴趣和难度，因为它牵扯到原说话人、原听话人、现转述人、现转述对象等；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还涉及到整部著作的作者和数百年来读者。因此，语用